

浙江西南部客家話的聚變和裂變

吳中杰*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副教授

浙江省西南部麗水、衢州地區的客家人大多是清代初期由福建西部汀州府的連城、上杭、長汀遷來的政策或自發移民，曹樹基（2013：192）根據浙西南各縣的方志統計，到乾隆41年（1776）時，汀州移民在該地已有23萬人，佔了處州府（今麗水）總人數的五分之一；然而歷來專事探討浙江客家人的文獻甚為稀少，主要只有曹樹基（2013）、傅長盛（2009）、張如山（2013）而已，對於浙江客家話的調查研究，目前更僅見曹志耘（2003、2004）二篇，且只討論金華市境內使用上杭古田口音的單一地點，並未言及該省客語的總體面貌，學術上尚存在著很大的開拓空間。

本文作者2001年撰寫博士論文時，即在麗水及其所轄之雲和、景寧、遂昌調查和客家話關係密切的畲話，是台灣少數對浙西南山區有熟悉度的研究者；亦曾發表過〈中國內陸各省汀州客語飛地之分布及分類〉單篇論文，文中專節討論浙江汀州客語之分布。加以2014年兩次赴浙調查，對於現存說客語的聚落之分布與語言類型有所掌握。依照地理區位和所操方言，本文將率先提出浙江客語的分群和分區為：1. 龍遊和遂昌交界一帶的上杭中部白砂口音。2. 松陽及雲和一帶的上杭北部通賢口音。3. 龍泉、浦城、和遂昌交界一帶的連城及上杭東部古田口音。4. 江山市南邊的連城西部文亨及長汀宣成口音、5. 金華市婺城、武義的上杭

* Email: alwu2001@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4年12月29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年4月22日

東部古田口音。

此一語言類型的建立，除了考察當地各主要家族對於閩西祖籍地的譜牒紀錄外，更重視語言上的證據。閩西客語分歧度極大，每種口音通行的範圍甚小，雖不利於彼此跨區域溝通，卻有助於我們精確判斷浙江汀州客語的來源地，可到縣以下的鄉鎮。例如韻母上，閩西通攝一等舒聲韻，有央中元音或低元音讀法的差異，通攝三等的介音，也有 -i-, -u-, -y- 之別，通一入聲韻讀 -e-, -ai-, -au 者皆有。詞彙方面，「蚯蚓」有「河虫憲」、「黃犬」、「尿犬」等多樣說法。這些判斷標準，可以把汀州原鄉和浙江現居地的語言偶然相同的機率降到最低。

按照 Dixon(1997) 的語言發展模式，以及朱曉農（2010）對其理論的闡釋，位在同一個區域的幾種語言，會趨向出現共同的特徵，謂之聚變（equilibrium），然而，語言可能因為劇烈接觸而產生裂變（punctuation），反倒走向分歧乃至創新。觀察閩西與浙西南的現象，我們發現連城話、浙南吳語有撮口 -y 作為主要元音或介音，福建上杭城關則否。但浙江上杭話有 -y，其轄字和浙南吳語卻未必重合。同區域內的連城話、浙南吳語，促使浙江上杭話在語音系統上產生了 -y 音，是一種聚變。至於浙南吳語‘支微入魚’的規律，造成 -y 轄字集中在止合三；浙江上杭話則分布在流開三（*-iu-->-y），是異乎於連城話、浙南吳語的創新發展，宜歸為裂變。

關鍵字：浙江、客家話、連城、上杭、長汀、聚變、裂變

Equilibrium and Punctuation of Hakka in Southwestern Zhejiang

Al Chung-chieh W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we conducted so far, the immigrants of Hakka from Western Min have taken Zhejiang as their later homeland. Impacted by the local mainstream Wu, there are solely a few residues of Western Min shown in their tongue, such as ‘fi31(water)’.

Hakka from Western Min have dispersed footsteps through countryside among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formed numerous dialect islands. We excavate the distributio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m in the article. Their accents might be divided into Shanghang, Liancheng, and Changting, or the mixture of them; some are even not crystal clear right now due to the lack of documents, urging us to do field research there.

Contents of our questionnaire have been explicitly designed for digging out the cardinal spots of Western Min in both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aspects. Most of the items were adopted through the survey in the past years, and some brand new ones are added into the chart depending on demands.

Issues we discuss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dialect contact between the latecomers and local residents, shared retention of the immigrants with their

* Date of Submission: December 29, 2014
Accepted Date: April 22, 2015

ancestors, different directions of sound and lexicon change among outliers, that possibly fit into the theory of equilibrium and punctuation proposed by Dixon(1997); since Hakka reached the stage of punctuation in Zhejiang, various vernaculars of Western Min should be nativized, respectively.

Keywords: Zhejiang, Hakka dialect, Liancheng, Shanghang, Changting, Equilibrium, Punctuation

一、浙江汀州移民及其語言研究回顧

浙江省西南部麗水、衢州地區的客家人大多是清代初期由福建西部汀州府的連城、上杭、長汀遷來的政策或自發移民，根據雲和縣文史工作者黃育盛的研究，彼等遷居的契機有二：其一是康熙 13 年（1674）三藩之亂起，耿精忠猛攻衢州、處州府（今麗水地區），雲和、石塘（在今麗水市大垵鎮）之役屠戮尤慘，造成人口空缺。其二是康熙 56 年（1717）白蓮教彭子英反，清廷派隆科多鎮壓，在起事的牛頭山區，不分教徒、平民一概殺害，原居民幾乎被清除。經由地方政府的獎勵，山多田少、迫於生計的汀州移民，大量搬到松陽及雲和之交的牛頭山區，達 3 萬餘人；並以此為基地，散布到周圍各縣份去。雲和縣〈木垵劉氏宗譜〉（1932）中就提及，遷移的最大原因為「彭（子英）、耿（精忠）遞變」。

曹樹基（2013：192、197）根據浙西南各縣的清代方志統計，到乾隆 41 年（1776）移民大潮基本停歇時，汀州移民在金華、衢州有 7 萬人，和處州合計已有 23 萬人，佔了當時處州府總人數的五分之一；然而歷來專事探討浙江客家人的文獻甚為稀少，主要只有曹樹基（2013）、傅長盛（2009）、張如山（2013）而已。曹文以歷史文獻的蒐羅，詳細探討處、衢整個區域每縣的汀州人口數，並探討其藍染、苧麻、玉米種植等維生活動。傅文針對上杭蛟洋傅氏在浙江的墾拓和分布進行個案討論。張文收集許多上杭遷居浙江各姓氏的族譜，提供了搬遷原因、上杭出發點以及浙江移住點的小地名。

清朝方志已經有一些本區域閩西移民語言的記載，例如同治〈雲和縣志〉謂：「赤石、桑嶺之間純乎閩音，多福建汀州人僑居者」。當代學界對於浙江客家話的記載，最早見於謝雲飛（1994：2），他提到松

陽有汀州話，使用的人數也有數萬人，為客家方言的一種；松陽境內操汀州話的民眾，都是來自福建長汀的移民。而任職景寧畚族自治縣民族宗教局的雷先根，在〈畚語芻議〉（1995：125）中，描述麗水地區雲和、松陽、青田等縣的閩西移民為清朝初年入居，在當地被稱為「汀州人」，所說語言叫做「汀州聲」（雷先根 1995）。

曹志耘（2002：17-20）整理各縣市現代的方志，更詳細地提及衢州、麗水地區的客家話分布（空白表示缺乏紀錄）：

表 1 衢州、麗水地區客家話方言群

縣市	鄉鎮	村落	移居年代	來源地	使用語言
婺城	塔石 1 鄉	珊瑚等 6 村	300 年前	上杭	上杭古田話
衢縣	灰坪等 4 鄉		康熙	上杭	
龍游	溪口等 10 鄉鎮		康熙	上杭	
江山	塘沆 1 鄉		康熙	上杭	
遂昌 a	北界等 6 鄉鎮		400 年前	上杭	
遂昌 b	柘岱口 1 鄉	漈下 1 村	300 年前	連城、長汀	連城話
松陽	大東垵 1 鎮				汀州話
雲和	大源等 6 鄉鎮				汀州話
龍泉	住龍 1 鎮	碧龍等 3 村	300 年前	連城、長汀	連城話
泰順		上排等 6 村 (2000 人)			汀州話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以上衢州、麗水地區客家話方言群歸納起來，可分成三類：其一、古婺州（今金華）、衢州府轄下各縣，及遂昌縣北端，移民來自上杭縣，應使用上杭口音。該地上杭移民按照村落數，最密集的是龍游縣，達

10 個鄉鎮；但曹志耘（2002：17、19）二度提及龍游的客家話方言島存疑。其二、古處州府遂昌縣西南角和龍泉縣交界處，移民來自連城、長汀，曹志耘（2002：18）說他們近連城口音。其三、古處、溫州府松陽、雲和、泰順、青田的汀州移民縣份不詳，文獻上只記載他們說汀州話，具體是何種閩西客家話則未知。

又根據曹志耘（2002：17-20）所述，福建最北端的浦城縣方言複雜，有吳語、閩北話、閩南話、官話、贛語等，也有客家話的分布，在靠近浙江遂昌縣和龍泉縣邊界的忠信鄉毛洋、際洋、海溪 3 個村，有 1000 多戶人家使用。移民主要來自閩西連城、長汀縣，而語言偏向連城話。羅滔（2008：8）也提及毛洋等 3 村是 300 多年前的連城移民後裔，說連城口音。雖然浦城縣亦屬福建省，但這種汀州人帶來的客家方言，在當地就被稱為「福建腔」。李如龍（2001：525-7）簡短地介紹了這種口音，其入聲韻尾全數脫落，陽聲韻只剩舌根韻尾和鼻化韻，見曉組顎化為舌葉聲母。這些是連城、長汀的常見特色；但「福建腔」之陰入、陽入獨立成調，而咸、宕、江、梗、通攝舒聲和 / 或入聲字都有變為 -u 韻尾的例子：

表 2 浦城縣「福建腔」收 -u 韻尾的例字

	咸	宕	江	梗	通
舒	淡三 -ɔu	郎 -ɔu 兩象娘洋癢 -iɔu	窗 -ɔu	生 -ɔu	--
入	--	腳 -iɻu	角 -ɔu	--	六鹿 -iɻu

資料來源：作者逐字整理自李如龍（2001：525-7）語料

這二點都是連城鄉村而非長汀、連城城關的特徵，因為長汀、連城城關陰入、陽入已經合併到陽平或陰去、陽去了。亦即我們觀察語料後，

確認曹志耘（2002：20）、李如龍（2001：500）「與連城口音相近」的判斷無誤。可惜李如龍（2001：525-7）的「福建腔」語料只有3頁。

至於專門對浙江客家話的實地調查研究，目前更僅見曹志耘（2003）、（2004）二篇。前者討論金華市境內原屬湯溪縣管轄的塔石鄉珊瑚村，居民對內使用上杭古田口音，對外說多種吳語方言的語言生活狀況。後者歸納其語音系統及聲韻特點，並附有同音字彙。此皆為單一地點的探究，然而浙江西部、南部各縣，仍有眾多說客家話之村落，且非單純一致的口音；曹氏的研究雖已點出客家話在浙江分布的大略範圍，卻並未言及該省客語的總體面貌、也未對珊瑚村以外的其他地點深入描述，因此學術上尚存在著很大的開拓空間。

作者2001年撰寫博士論文時，即在麗水及其所轄之雲和、景寧、遂昌調查和客家話關係密切的畚話，所以對浙西南山區有一定的熟悉度；亦曾發表過〈中國內陸各省汀州客語飛地之分布及分類〉單篇論文，文中專節討論浙江汀州客語之分布（吳中杰 2014b）。加以2014年兩次赴浙調查，對於現存說客語的聚落之分布與語言類型有所掌握。依照地理區位和所操方言，本文試圖提出浙江客語的分類和分區。

二、浙江客語的分布和特徵¹

曹志耘（2002）從方志彙整出的第一類，指明原籍是上杭者，集中在古婺州、衢州、處州三府交界處，今分屬婺城、龍游、遂昌三縣市。婺城區塔石鄉珊瑚村根據曹志耘（2004：200）的調查，今有178人，是上杭縣古田廖氏於雍正10年（1732）建立，因而說的是古田話。張如山（2013：211）提及金華市武義縣白姆鄉八百村也有上杭縣蛟洋鎮

1 本節所提及之地名及相關位置，參見圖1至圖5。

塘廈鄒氏的移民聚落，老輩還會蛟洋話。郭啟熹（1996）認為上杭東部的古田、蛟洋、步雲3鄉鎮乃有別於上杭其他地區的另一系列方言。2014年，該3鄉鎮由上杭縣割出，成立古蛟新區，行政區劃恰好和方言界線重合。

龍游縣南部山區溪口及其周邊共10鄉鎮，我們實地訪問發現沐塵畚族鄉汀州移民族譜材料較豐富，而大街鄉客語保持較佳。以撰寫中的沐塵畚族鄉志編者之一的雷柏成所收91種族譜可知，有69份來自福建，其中45個家族原籍上杭。尤以白砂鄉塘豐林氏最多，其次是茶地鄉田地坑的曾氏和溫氏。也有古田鄧氏和蛟洋傅氏，人數較少。至於客語使用上，大街鄉林氏居多數，該鄉3/4人口說客語，其餘才是當地的吳語。沐塵畚族鄉的獅虎口曾氏和溫氏聚居，有400多人。詹家鎮的坑頭村林氏和溫氏為主，有500多人。總之現在還說客語的，就是林、曾、溫幾個家族，他們的原鄉在上杭中部白砂及茶地鄉。曹志耘（2002）存疑的溪口地區，吾人確認有上杭移民吳、張、黃、馮等姓的蔚集，局部地點仍操客家話。張如山（2013：211）談到來上杭祭祖的龍游張氏說白砂口音，可資旁證。民國《龍游縣志·氏族志》說：「而遷來者福建長汀人佔十之七八」恐不確，應以上杭人為主。沐塵畚族鄉和詹家鎮各有一個坑頭村，此乃客語式的地名，指的是小河流的源頭處；若按當地吳語命名習慣，則會說「小源」或「上源」。

遂昌縣北界等鎮和龍游縣溪口鎮毗連，方志也提及以上杭人為多。傅長盛（2009：201）認為該縣的金竹鎮民大都遷自上杭，全鎮群眾至今說一口上杭口音的客家話。我們依照此一敘述到金竹調查，結果發現和現況大相逕庭。根據該鎮文史工作者李根松收集的各姓族譜統計，最大家族為連城縣文亨鎮席湖營的吳氏，第二大的李氏來自江西省新城縣樟沅，而羅氏有三支：一是江西上饒、二是連城縣康仔保、三是連城縣

南順衛（今文亨鎮）彥子堡。朱氏自衢州江山市來。鄧氏為福建省建寧府建陽縣人，一說連城。葉氏僅說從閩（省）汀（州）來。范氏乃寧化縣籍。另有二支較小的吳氏，分別源於江西省南豐縣九都、福建龍岩大池稟嶺坑（在今新羅區）。要言之，金竹祖籍駁雜，不限於汀州而已，其中連城人稍多，江西人次之，絕非上杭移民優佔區。在語言方面，鎮政府、雜貨店等公共領域聽不到客語，到席湖營吳氏耆老家中，也完全不會說連城話，代之以遂昌吳語。因此傅長盛（2009）對於金竹的說法不足採信。

遂昌縣西南邊陲柘岱口鄉漈下村、龍泉市住龍鎮碧龍等 3 村、跨省界到福建浦城縣忠信鄉毛洋、際洋、海溪 3 個村，彼此是相連的山區，居民通用的客語，當地稱之為「福建腔」；矛盾的是浦城縣一向屬於福建省。此名稱的由來是：汀州人先到遂昌、龍泉之交的山區墾拓，當地人因彼等來自閩省，故以名之。後來這些客家移民又倒流回福建浦城，此種語言的稱呼卻已經固定下來了。

實地訪查浦城縣忠信鄉毛洋村，該村有 760 人，來自連城的張、楊氏人數較多，上杭的李、范次之，他們是由龍泉倒遷過來的，離開汀州已經超過 20 代。龍泉市住龍鎮碧龍村也以連城楊氏為主。毛洋居民都說客語，但有細微差異。雖然缺乏族譜提供原鄉小地名，但由語言現象觀察，范氏說的上杭話實近古田口音；而彭淑鈴（2013）的研究顯示，古田話比較類似連城話。何況他們跟連城人雜居，方音經過相當混合；只有少數幾點呈現區別：1. 咸、宕攝舒聲字，范屋讀舌根鼻音韻尾 -ŋ，楊屋讀 -u 韻尾。2. 「絲瓜」范屋說 lou31 kuo11 le31，楊屋說 la24 tsei31。3. 「蜻蜓」范屋說 kaŋ55 kuei55，楊屋說 mioŋ11 kuo55 li55。李如龍（2001）說「福建腔」以長汀、連城話為主，但田調所見為連城、上杭客家，間有少許朱屋的安徽人、及廖屋的浙江人等非客家

住民。

松陽縣南部山區的大東垵鎮石倉源為封閉狹長的谷地，乃上杭通賢鄉秀坑關氏聚居（關樹安 2014），擁有 14 座祖祠，至少超過 2000 人。加上丁、黃等其他家族，該鎮汀州移民後裔上萬。大東垵鎮上的華也是特殊姓氏，非常可能來自上杭蛟洋的華家亭。² 根據雲和等附近縣份的汀州人評估，大東垵鎮因為分布密集、地形封閉，保持的客語最純正。我們實地測試，發現 10 歲孩童，客家話對答如流。然而不同年齡所說的客語有些許差距，如「一樣」，中年及以下都說「一般般 iʔ2 paŋ11 paŋ24」，只有老年人說「共个 tɕʰiəŋ kəʔ2」。又如中老年人認為「隆 ləŋ11」、「龍 təŋ11」不同音，孩童卻認為隆 = 龍 təŋ11。

石倉源附近有些客語式的地名，如「橫路下」、「山腳下」；若按當地吳語命名習慣，則會說「路根」或「山根」。

從大東垵鎮石倉源翻越牛頭山，即抵雲和縣龍泉溪北岸的大源等 6 鄉鎮，也屬客家話通行區，1984 年因水庫建設，多數遷往對岸的龍門碼頭，或大壩下方的緊水灘鎮，跟吳語人口混居。但庫區內的大源、赤石仍有部分未遷離者，使用客語的風氣更盛。本區域居民仍為上杭籍，張氏來自通賢鄉衍村、黃氏為才溪及稔田石碑、王氏亦為才溪人；雖然王氏族譜記載多個房派清初徙居地為龍泉縣廿二都渡蛟，但經我們考證，廿二都以下更小的地名桃仔坑、橫山頭、田舖等，都在今之雲和縣龍泉溪北岸。所以若單憑譜牒材料，將會高估龍泉的汀州移民人數，而低估了雲和。

除了上杭人，牛頭山區大南山的涂氏有二支：較少者為武平縣籍，較多者只知說的是汀州腔。以其本調調值雷同廣東梅縣、及撮口 -y 音

2 新北市三芝區祖籍永定高頭的江為第一大姓，華則為第二大姓，來自永定縣坎市。而坎市華姓亦源於上杭蛟洋華家亭。

甚少的特徵來看，當來自上杭縣南部。如邱錫鳳（2012：11）記錄的藍溪話，陰平 35，陽平 22，上聲 31，去聲 53，陰入 1，陽入 4，跟上杭東部的古田、西部的城關都不同，而接近於粵東。大南山「厚」讀 k^hio35 ，也同於上杭城關，應非偶然。

雲和西陞的赤石，仍是北岸說客語、南岸講吳語的態勢。當地人表示，汀州話「飯」說 p^huen31 ，畚話則說 p^hon21 。比對何純惠（2014）、邱錫鳳（2012）採集的語料，長汀南部涂坊 $p^hueŋ$ ，羊牯 p^huo ，連城城關 p^ha ，宣和 p^hy ，賴源 pau ，上杭藍溪 $p^huẽ$ ，可以看出赤石汀州腔比較接近上杭及長汀南部的音讀。

衢州市轄江山市的移民來源經我們調查，似乎不同於前述之麗水地區。如北部須江鎮黃氏來自長汀縣平原里。南邊的峽口鎮三卿口古窯村為黃氏單姓聚落，來自連城縣治南郊的文亨鎮，老輩猶能操文亨話。最南方跟福建浦城交界的廿八都鎮嶺頭、嶺下、徐家墩的戴氏源於長汀縣南部的宣成，其族譜寫作：「長汀縣先成戴坊」，這是因為長汀南部「先=宣」同音 $sieŋ$ 才造成了訛寫。來自上杭者目前僅見廿八都鎮張家源的沈氏，出於廬豐鄉。沈、戴屋居住地點很接近，但沈氏已經改說當地通用的廿八都正話，是駐軍形成的一種方言，摻雜了官話和吳語。³ 而戴姓還保留著長汀話，附近居民稱之為嶺頭腔；可見上杭移民比較弱勢。江山的方志僅記錄到塘沅鄉的上杭人，忽略了長汀、連城後裔。「嶺下」為客語式的地名；若按當地吳語命名習慣，則會說「嶺根」。

我們總整理浙江現存客語的分布和特徵為：

1. 龍游和遂昌交界一帶的上杭中部白砂、茶地口音：假開二讀 -ɒ，「魚 $ŋi24$ 」，「厚 $k^həu55$ 」，「狹 $haʔ5$ 」，「乙 $ieʔ3$ 」，「兩 $tioŋ31$ 」，「腳 $tɕioʔ3$ 」，「粥 $tsuoʔ3$ 」，「蚯蚓」說「鴨子蟲」，程度副詞「很」說「恁

3 廿八都正話的性質詳見陶寰（2007：218-233）。

- kan31」，「回去」說「歸去」，「角」說 loʔ3 koʔ5。
2. 松陽及雲和一帶的上杭北部通賢、才溪口音：雲和假開二讀 -v, 「魚 ŋei11」, 「厚 k^hiə35」, 「狹 haʔ5」, 「飯 p^hueŋ31」, 「乙 viʔ2」, 「粥 tsuʔ2」, 「慢」說 nou35, 「蹲」說 pu24, 「蚯蚓」說「黃犬」, 程度副詞「很」說「恁 kaŋ-55」, 「回去」說「去歸」, 「喪事做齋」說「食豆腐飯」。松陽假開二讀 -v, 「魚 ŋei11」, 「狹 haʔ5」, 「粥 tsuʔ2」, 「蚯蚓」說「黃犬」, 「蹲」說 pu33, 程度副詞「很」說「恁 ka-55」, 「回去」說「去歸」, 大抵跟雲和一致, 但「五 əŋ31」, 「厚 k^hie35」, 尤韻讀 -y, 「乙 vieʔ2」。
 3. 龍泉、浦城、和遂昌交界一帶的連城及上杭東部古田口音：假開二讀 -uo, 遇一「祖」讀如三等 tcy31, 「魚 ŋy53」, 「厚 t^hie33」, 「狹 t^hieʔ5」, 「飯 p^haŋ35」, 「乙 vi24」, 「腳 tciu24」, 「白 p^huoʔ5」, 「粥 tcy24」, 「蚯蚓」說「牛虫憲」, 程度副詞「很」說「惡 ou-55」, 陰入舒化, 陽入保持喉塞尾。
 4. 江山市南邊的連城文亨及長汀宣成口音：三卿口假開二讀 -uə, 「水 cy31」, 「頭 t^hiə11」, 「杉 ts^huə33」, 「飯 pə35」, 「兩 tiaŋ31」, 「白 p^hv53」, 「頸 kip31」, 「石 suə53」, 「銅 t^haŋ11」, 「屋 ai24」, 「用 yaŋ33」, 「粥 tcy24」, 「火」說「燬 hui31」。嶺頭假開二讀 -v, 「魚 ŋie11」, 「來 lie11」, 「厚 həu33」, 「飯 p^heŋ31」, 「文 feŋ11」, 「弱捉」讀 -yoʔ, 「蹲」說 eu11, 「窗」說苦減切 k^haŋ31, 「蚯蚓」說「河虫憲」, 程度副詞「很」說「盡 tsin55」且後置修飾, 「回去」說「去歸」。
 5. 金華市婺城的上杭東部古田口音：假開二讀 -uo, 「魚 ŋy435」, 「挖 via334」, 「厚 t^hie334」, 「狹 ciE45」, 「飯 p^hɑ214」, 「文 fen435」, 「腳 tciəu45」, 「白 p^huo45」, 「粥 tcy45」, 「窗」說苦減切 k^hɑ53, 陰陽入併為同調 45 且丟失喉塞尾。

有鑒於文獻記載和實地調查結果有一定地出入，茲將二者的異同製作對照表如下：⁴

表 3 浙西南各縣市汀州移民來源對照表

		古蛟	上杭	長汀	連城	寧化	武平	概稱汀州
龍游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遂昌 a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松陽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雲和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龍泉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浦城)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遂昌 b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江山	文獻	-	+	+	+	-	-	-
	實查	-	-	-	-	-	-	-
婺城	文獻	+	-	-	-	-	-	-
武義	文獻	+	-	-	-	-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4 表 3 所謂之文獻，指的是本文第一節提及的曹樹基（2013）、傅長盛（2009）、張如山（2013）和各縣市方志；實查指的是作者自各地蒐羅的族譜整理所得。此表純然探討移民來源議題，而不涉及各縣市現存的客語使用及其語言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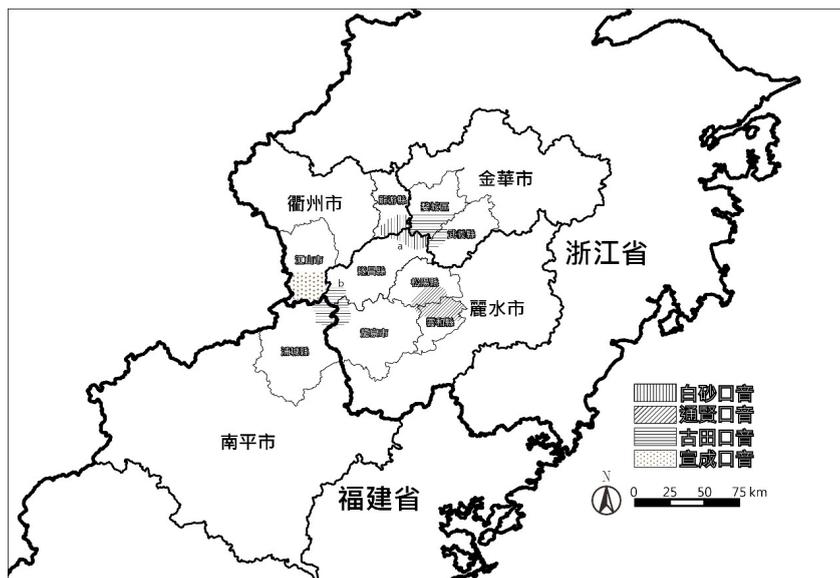


圖 1 浙江西南部客家話分佈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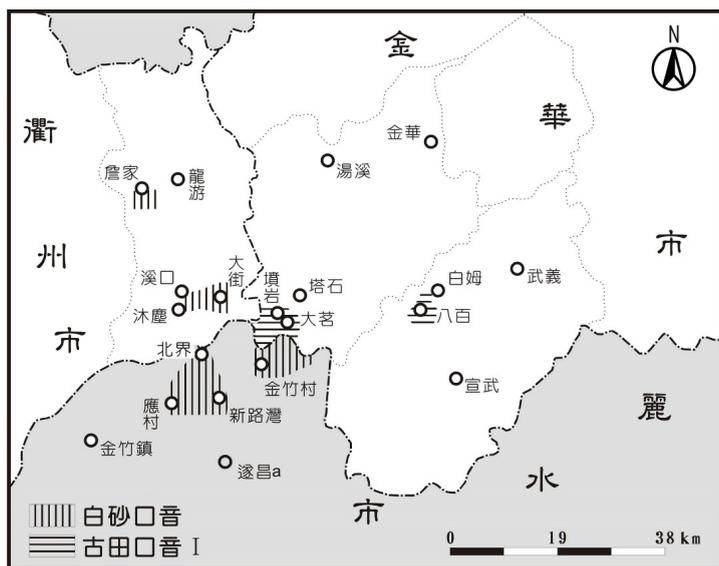


圖 2 白砂口音與古田口音 I 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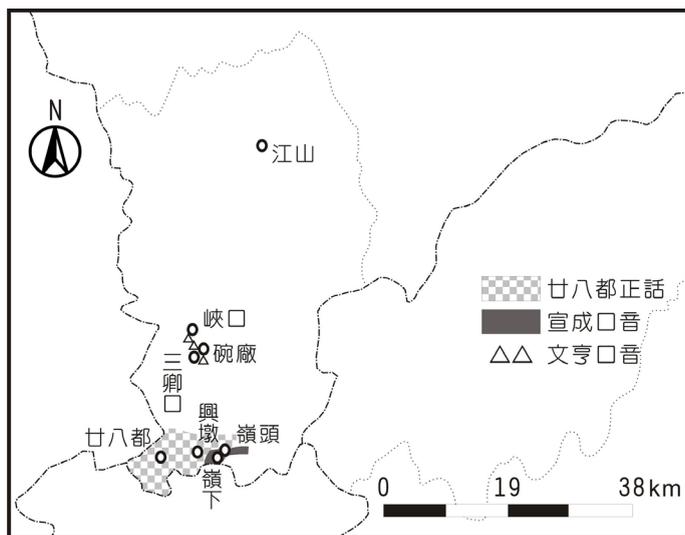


圖 5 廿八都正話、宣成口音與文亨口音分布圖

三、語音系統中撮口 -y 元音或 -y- 介音的有無

既然浙江客家話內部並非一致，在大多數分布地點上，也不是強勢語言，這樣會有什麼歷史語言學及漢語方言學的研究價值呢？本文嘗試由語音系統的對比分析切入，以呈現浙西南客語的在地化特點乃至創新。

觀察福建汀州客家話各處語料，我們注意到除了清流、連城二縣，其他縣份沒有撮口 -y 元音或 -y- 介音，亦無其條件變體圓唇舌尖元音。⁵ 本文參考何純惠（2014）、項夢冰（2004）等著作，蒐羅了連城縣蓮峰、羅坊、文亨、新泉、隔川、姑田、宣和、賴源、莒溪的語音系統，發現連城儘管方言紛歧，各鄉鎮之間通話困難，具備撮口 -y 元音或 -y- 介音卻是共同的特性，儘管轄字多寡不一；只有西北一隅緊鄰長汀的四堡例外。撮口 -y 充當主要元音分布於遇攝三等，亦可見到吳語普遍的「支微入魚」現象，使得止合三讀成 -y，如羅坊、姑田、賴源的「水錘」。做介音則在山開三、山合三四、臻合三、通三。新泉還囊括宕開三。

古田隸屬上杭，但語言接近連城，如咸、宕、江、梗、通攝舒聲和 / 或入聲字變為 -u 韻尾，陰入讀舒聲、陽入讀促聲帶有喉塞尾。依據邱錫鳳（2012）、劉鎮發、史彥華（2014）的描寫，其撮口韻分布於遇三、臻合三入、通三入聲字。

我們又找尋了何純惠（2014）、邱錫鳳（2012）關於上杭縣城關、藍溪，以及長汀縣城關、古城、涂坊、羊牯的材料，得知上杭和長汀二縣儘管跟連城話有諸多共同之處，各地點撮口 -y 並未出現，代之

5 連城縣文亨、新泉、莒溪，項夢冰（1997、2002、2004）將圓唇前高元音和圓唇舌尖元音在主要元音 -e 之前充當介音時分列，但其轄字前高「蟬禪設掀軒說玄」：舌尖「言傳磚圓月抉決」聲母不同，不會引起語意對立。縣內其他方言中之圓唇舌尖元音，均非自成音位；職是本文皆以音位記寫的 -y 概括之，將圓唇舌尖元音處理為圓唇前高元音的條件變體。

以展唇前高元音 -i。這就是為何前節所述「先=宣」山攝開合口不分的同音訛寫，會出現在長汀而非連城人的族譜裡。至於處州本地的吳語，撮口 -y 則是十分尋常的，分布位置和連城話相當，也在遇、山、臻、通攝三等，而止合三幾乎都有兩讀：白讀為 -y、文讀為接近官話的 -uei；謝雲飛（1994）調查的是 1949 年來臺的麗水、松陽人，而曹志耘（2002）、王文勝（2008）所做的是目前在麗水地區 10 個縣市的研究，在撮口 -y 的表現上並無二致。而吳語蟹合三四、深開三入、梗合三的撮口韻為客家話所無。

浙南除了是吳語的基本地盤，畚族人所說的畚話，也散布在麗水多數縣市中。金永漢（1998）的研究顯示，彼等係由閩東遷來，明代和清代移民各半，亦即來浙時間早於汀州客家，遷徙時間也延續較久；曹樹基（2013）歸納汀州人集中在清初康、雍、乾三朝入浙，之前和之後都很稀少。觀察游文良（2002）、吳中杰（2004）的浙江畚話語料，除卻遇、山、臻、通攝三等，止合三大多數仍讀 -ui，沒有吳語一字二讀的情形，「支微入魚」僅在少數幾個常用字如「水 cy35」，也未出現浙南吳語齟齬擦音零聲母化，「水」讀 y 的例子。畚話比較突出的是宕攝三等開、合口都讀 -yoŋ 的現象。早在 Norman（1988:237）便已指出：Eastern Min has only two contrasting medials, i and u, although i is allophonically rounded to [y] before rounded main vowels in several Northeastern dialects: Fuzhou kioŋ is phonetically [kyoŋ].

閩東話語音中有 -yoŋ 而無 -ioŋ 的系統空缺，或可解釋畚話此項特徵的來由；畚族人先在閩東居留相當時間才北遷浙南，因此帶有這種閩東色彩的韻母。無論浙南、閩東、閩中（沙縣松坑、尤溪雙貴山）的畚話都有 -y 元音，直到閩南漳州、粵東潮州畚話才沒有（吳中杰 2014a）。

以我們陸續調查的浙南客家話而言，龍游縣大街鄉有遇三的 -y 元音，山、臻合三的 -y- 介音，但通攝三等還是 -i-、-u- 介音。松陽縣大東垵鎮石倉源與之相仿，但流開三 *-iu-->-y；通攝三等見組為 -i- 介音，其他聲母前無介音，一三等不分。雲和縣大源鄉大南山的 -y- 出現最少，僅見於臻合三如「軍 tɕyn35」。魚韻多數讀 -i/-u，「去佢魚」讀中元音的 -ei，反映魚虞分立的痕跡。浦城縣忠信鄉毛洋不分魚虞，一概唸 -y。山、臻合三讀 -i- 介音。通攝三等舒促不平行，舒聲讀 -iuŋ，入聲讀 -y（陰入）/-yʔ（陽入）。此一陰入、陽入韻母不同的現象，正是紹承連城、古田的特色。江山市峽口鎮三卿口遇三讀 -y、止合三「水」為 cy31，然而此種唸法，連城本已有之。山、臻合三有 -y- 介音，通攝元音特別低，一等舒聲 -aŋ/ 入聲 -ai、三等舒聲 -yaŋ/ 入聲 -ye。廿八都鎮嶺頭遇三讀 -y、山、臻合三有 -y- 介音，但通攝三等為 -i- 介音。特殊的是宕江攝開口的「弱捉」讀 -yoʔ，出現前述畚話那樣的音變。金華市婺城區塔石鄉珊瑚村遇三讀 -y、臻合三有 -y- 介音、通三入也唸 -y；撮口音分布的撮跟原鄉古田一致。要言之，目前所見浙江客家方言的 7 個樣本，都有撮口音或介音。扣除來自本就有 -y 的連城、古田話的毛洋、三卿口、珊瑚，源於上杭、長汀話的大街、石倉源、大南山、嶺頭，竟然也產生了撮口音，極可能為移居浙江之後的演變。

茲將本節討論的撮口音分布，整理為表格如下：⁶

表 4 相關方言各攝三等撮口元音與介音分布

韻攝	遇	止	流	山	臻	宕	通
撮口 -y 為主要元音或為介音	主要元音 -y	主要元音 -y	主要元音 -y	介音 -ye(n)	主要元音 -yn, 介音 -ye(n)	介音 -yoŋ/-yoʔ	主要元音 -y/-yʔ 介音 -yaŋ/-ye
清流（城關）	+	-	-	+	-	-	+
連城（文亨）	+	+	-	+	+	-	+
上杭（古田）	+	-	-	-	+	-	+
上杭（城關）	-	-	-	-	-	-	-
長汀（羊牯）	-	-	-	-	-	-	-
吳語（松陽）	+	+	-	+	+	-	+
畚話（龍游）	+	+	-	+	+	+	+
龍游（大街）	+	-	-	+	+	-	-
松陽（大東垵）	+	-	+	+	+	-	-
雲和（大源）	-	-	-	-	+	-	-
浦城（忠信）	+	-	-	-	-	-	+
江山（峽口）	+	+	-	+	+	-	+
江山（廿八都）	+	-	-	+	+	+	-
婺城（塔石）	+	-	-	-	+	-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由表 4 的比較可知，連城、吳語、畚話的遇、山、臻合三有 -y 是普遍的，源於上杭、長汀話的 4 個方言點，理應無撮口韻。其遇、山、

6 表 4 清流、連城、上杭、長汀為閩西客語，吳語取松陽話，畚話取龍游，以下龍游（大街）至婺城（塔石）為浙江客家話。

臻受到附近的連城、吳語、畬話的共通成分影響，產生了撮口音。就中以牛頭山區的大源最為保守，只有臻攝有 -y- 介音，其餘各攝皆否。至於舌根韻尾的通攝，4 個點變化速度都比較慢，迄今還保留著 -i/-u- 讀法。

接下來，我們針對表 5 大東埧鎮客語流開三讀撮口韻的獨特現象加以討論。其出現並無中古聲母條件，如來母「流 ty」、精母「酒 tcy」、徹母「丑 t^hy」、章母「州 tcy」、書母「手 cy」、見母「九久救 tcy」、群母「舊 tcy」等。茲先採取大東埧鎮客語及其周圍鄉鎮的吳語（王文勝，2008:209），觀察其音讀：

表 5 流開三的讀法

	松陽				雲和	
	大東埧 (客語)	安民 (吳語)	竹源 (吳語)	象溪 (吳語)	赤石 (吳語)	石塘 (吳語)
流	ty	le	le	liu	liu	liu
酒	tcy	tciau	tciau	tciau	tciau	tciau
手	cy	ciu	ciu	ciu	ciu	ciu
九	tcy	ke	ke	tciau	tciau	tciau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浙南吳語流開三是朝展唇化發展 (*-iu→ iu) 居絕大多數，處州 10 個縣中只有縉雲唸 -iu。「流」大東埧的 ty 保持閩西客語來母讀塞音的特性，為吳語所無；何況吳語此字也不唸撮口韻。松陽吳語獨特的情形是「九」尚未顎化，且韻母讀如一等侯韻的「狗」。這些現象跟大東埧客語讀撮口韻且「酒：九」同音差別甚大，因此排除大東埧流開三唸 -y 為當地吳語影響。

流開三「手」處州吳語多數唸 *ciu* 而龍泉、慶元、遂昌唸 *tc^hy* 或 *tc^hye*，為處州吳語尤韻罕見的撮口韻讀法；大東塢「手」說擦音的 *cy*，跟龍泉等地塞擦音讀法有別。龍泉、慶元、遂昌位於處州的西邊，緊鄰福建，其閩語成分往往多於其他 7 個縣。「手」之塞擦音讀法便是明顯的閩語成分。大東塢說擦音，仍和浙江乃至其他各省客家話之聲母相同。吳語之外，考慮浙江畬話尤韻讀 *-iu*、閩西客語泰半讀 *-iu/-ieu*，罕見 *-y* 唸法，因此很可能為大東塢客語的在地創新。

四 撮口 *-y* 音分布的理論意義

Dixon(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由多年觀察澳洲原住民語言演變，所提出的語言發展模式，認為特定區域內的語言，會逐漸形成共同的特色，並且在特定時間內穩定不變，是為原平衡期（*equilibrium*）。然而，該地的語言可能由於自然（如天災）或人為（如遷徙）因素，造成短期間內語言之間的劇烈接觸而產生疾變（*punctuation*），⁷ 之後又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此區域之語言雖然逐漸穩定下來，達到新的平衡期，該語言社區的語者們，對於語音、詞彙的說法產生共識，但其內容和原平衡期業已不同，包含了世居者的舊語言成分、以及疾變期透過語言接觸帶入的新成分。

觀察閩西與浙西南的現象，原先閩西客語的平衡，因為清初的大遷徙而擴展到浙江，是為疾變。透過語言接觸產生了音韻（如撮口韻）和詞彙變化（如飛絲蟲），新的說法逐漸固定下來，使浙江客語進入了新的平衡期。

7 此處平衡（*equilibrium*）、疾變（*punctuation*）的術語翻譯，係採用郭必之（2014）的譯法。

朱曉農（2010）進一步對 Dixon(1997) 理論做出闡釋，位在同一個區域內未必同源的幾種語言，長期並存下來會趨向出現共同的特徵，謂之聚變（equilibrium），然而，語言可能因為短時間劇烈接觸而產生裂變（punctuation），反倒走向分歧乃至創新。

我們發現連城話、浙南吳語、畚話有撮口 -y 作為主要元音或介音，福建上杭、長汀至少就目前文獻所見則否。但浙江上杭、長汀後裔的客家話有 -y，其轄字和浙南吳語卻未必完全重合。同區域內的連城話、浙南吳語、畚話，促使浙江上杭、長汀話在語音系統上產生了共同的特徵 -y 音，是一種聚變。至於浙南吳語「支微入魚」的規律，造成許多 -y 轄字集中在止合三；大東垣客家話則否，反而分布在流開三（*-iu-->-y），是異乎於上杭城關、藍溪話，同時也異於在地連城話、浙南吳語、畚話，甚為可能是一種創新的發展，脫離大多數閩西客語 -iu/-ieu 讀法，-y 乃大東垣客家話之裂變特徵。

五、撮口韻以外之語言接觸

（一）聲母

中古全濁聲母南部吳語大多數今讀仍為濁音，該區域內帶有官話性質的江山市廿八都正話，將吳語全濁聲母按照官話慣例，改讀平送仄不送的清音，發音部位和方法卻仍依循在地的江山吳語（陶寰 2007：229-230）。我們必須謹慎留意浙江客語之類似情形；例如嶺頭話澄母仄聲「趙」讀不送氣的 $tc-$ ，異乎祖語長汀宣成送氣的 t^h- ，這是江山吳語 $dz-$ 的同部位清化音。同理，嶺頭話船母平聲「船」讀送氣的 tc^h- ，異乎宣成的 $f-$ ，這也是江山吳語 $dz-$ 的同部位清化，然後以官話規律送氣。

(二) 介音

嶺頭話特殊的是宕攝開口的「弱捉」讀 -yoʔ 不見於福建汀州以及其他浙江客語。觀察鄰近嶺頭話的當地通行語言——廿八都正話，發現見系開口二等普遍有 -i- 介音，其中江攝受圓唇元音 -ɔ 的作用，變為 -y- 介音，而正話通攝三等亦為 -y- 介音，江山縣城話則否：

表 6 介音的表現

	鴨二	捉二	學二	趙三	弱三	肉三
長汀羊牯	ak	tsok	hok	tʰao	niok	niək
嶺頭話	aʔ	tɕyɔʔ	houʔ	tɕiau	ŋyɔʔ	ŋyʔ
廿八都正話	iaʔ	--	ɕyɔʔ	tɕiau	--	yɔʔ
江山縣城話	aʔ	tsɔʔ	hɔʔ	dziɐu	ŋjaʔ	ŋjɔʔ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嶺頭話來自於長汀宣成，目前並無宣成方言的文獻記錄，但羊牯鄉是由宣成分割成立的，因此我們採用何純惠（2014）的羊牯語料；可知原鄉羊牯和江山縣城話二等無介音、三等有 -i- 介音，並沒有 -y- 介音出現。嶺頭話則江攝二等、宕攝及通攝三等有 -y 音的讀法；比對廿八都正話的介音分布，並且排除原鄉羊牯和江山縣城話的因素，我們認為廿八都正話對於嶺頭話介音的特殊格局產生過深刻影響。

(三) 聲調

閩西客語少有屈折調，但浙南吳語常見。來自於上杭古田的珊瑚客語，在原鄉古田應無屈折調，現有 6 個調類卻高達 4 個屈折調，應是在地吳語的作用力：

表 7 聲調的表現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古田(邱)	33	53	21	13	31	13	35	5
古田(劉、史)	44	53	31	11	11	11	35	55
珊瑚	334	435	53	214	323	214	45	45
金華吳語	334	313	535	535	55	14	4	212
湯溪吳語	24	11	535	113	52	341	55	11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儘管邱錫鳳（2012）、劉鎮發、史彥華（2014）的記錄有出入，但古田話沒有屈折調為兩者的共識。珊瑚村所在地 1958 年以前屬湯溪縣、今屬金華市，湯溪吳語 7 個調有 3 個屈折調、金華吳語 7 個調有 4 個屈折調，應當是致使珊瑚調型走向曲拱化的原因。

（四）詞彙

浙江客語除了音韻吸收在地吳語成分，詞彙上亦有例證。如毛洋「蜘蛛」說「飛絲蟲 p^hi55 si55 tɕ^hiuŋ53」、嶺頭則說「飛絲蛛 p^hi55 si55 tɕy55」，不見於閩西，卻同於鄰縣龍泉住龍、八都 p^hi33 s1335dəŋ211、遂昌柘岱口、黃沙腰 fi33 sv33 dzioŋ213 吳語說法。非母「飛」字送氣是松陽、景寧吳語重要的特徵之一（王文勝 2008：135、232）。而三卿口「火」說「燬 hui31」，異乎連城的 fo/fu/fe/fɤ 的唇齒聲母以及單元音讀法，實則為江山、常山一帶吳語詞形，游汝杰認為本字不是「火」而是「燬」（曹志耘 2002：221、295）。

六、結論

本文對於浙江汀州移民歷史及其語言研究做了文獻回顧，並比對自身實地調查的結果，發現既有文獻不只數量稀少，和田野觀察也有諸多出入，亟待更多學者重視並投入。我們依據現階段的調查，將現存浙江客語分類為：1、龍游和遂昌交界一帶的上杭中部白砂、茶地口音。2、松陽及雲和一帶的上杭北部通賢、才溪口音。3、龍泉、浦城、和遂昌交界一帶的連城及上杭東部古田口音。4、江山市南邊的連城文亨及長汀宣成口音。5、金華市婺城的上杭東部古田口音。並從音系系統上撮口韻的有無，討論和比較了閩西原鄉、在地浙南吳語、畚話、各地點浙江客語，揭露其聲、韻、調和詞彙在地變化，以及語言接觸之外的創新成分，試圖和晚近歷史語言學的理論做接合。

此一分類和分區類型的建立，除了考察當地各主要家族對於閩西祖籍地的譜牒紀錄外，更重視語言上的證據。閩西客語分歧度極大，每種口音通行的範圍甚小，雖不利於彼此跨區域溝通，卻有助於我們精確判斷浙江汀州客語的來源地，可到縣以下的鄉鎮。例如韻母上，閩西通撮一等舒聲韻，有央中元音或低元音讀法的差異，通撮三等的介音，也有 *-i,-u,-y-* 之別，通一入聲韻讀 *-e,-ai,-au* 者皆有。詞彙方面，「蚯蚓」有「河虫憲」、「黃犬」、「尿犬」等多樣說法。這些判斷標準，可以把汀州原鄉和浙江現居地的語言偶然相同的機率降到最低。

茲將分類和分區之重要指標彙整如下：

1. 聲母

曉匣母讀 *k^h-* 或 *h-*，及其逢細音顎化形式 *t^hi-* 或 *ci-*，都是閩西乃至浙江客語會有的變化，尤其「蟹厚狹虫憲」等幾個字為重點。微母「文」為 *f-* 或 *v-*、影母「乙」是否有 *v-* 聲母？

2. 韻母

浙江客語有明顯差異的是：假開二讀單元音 -ɒ 或雙元音 -uo, -uə；魚韻讀展唇 -i 或圓唇 -y，也可能讀中元音 -e，保持魚虞分立的痕跡。「水」讀 fi 或 cy；侯韻讀 -əu/-ie/-iə 而尤韻唸 -y/-iu/-iu，「牛」是否讀如一等。咸、宕攝舒聲為鼻音韻尾，或元音 -u/-ə/-o 結尾。通攝主要元音是高 -u 或非高 -a，展唇 -u 或圓唇 -u，三等介音是 -i- 或 -y-，舒促是否平行？

3. 詞彙

「螃蟹」說「老蟹 / 蟹子 / 蟹公」，帶小稱詞綴的「蟹子」見於上杭中部口音；而帶性別詞綴的「蟹公」是連城及上杭東部古田說法。「蚯蚓」有「河虫憲 / 黃犬 / 鴨子蟲 / 牛虫憲」、「蜘蛛」說「飛絲蟲」或 la11 k^hia11，表「很」的程度副詞「惡 / 恁 / 盡」前置或後置，「蹲 pu24/eu11」、「窗戶」說窗門或贛語型的苦減切、「回去」為「去歸 / 歸去」等項目。

參考文獻

- 王文勝，2008，《處州方言的地理語言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何純惠，2014，《閩西中片客家話與混合方言音韻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
- 吳中杰，2004，《畬族語言研究》。新竹：清華大學語言所博士論文。
- _____，2014a，〈畬話的南北分片問題——以閩中尤溪雙貴山為例的探討〉，第十二屆臺灣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中央大學，2014年4月19日。
- _____，2014b，〈中國內陸各省汀州客語飛地之分布及分類〉，第十屆客家尋蹤研討會，浙江麗水學院，2014年7月21日。
- 李如龍，2001，《福建縣市方言志12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邱錫鳳，2012，《上杭客家話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金永漢等，1999，《浙江省少數民族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張如山，2013，〈淺談上杭客家向浙江移民〉。頁204-211，收錄於《閩西客家外遷研究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 曹志耘，2002，《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_____，2003，〈浙江金華珊瑚村方言狀況〉。《中國社會語言學》1：9-18。
- _____，2004，〈浙江金華珊瑚客家話音系〉。《方言》3：200-211。
- 曹樹基，2013，〈清代前期浙江山區的客家移民〉。頁177-198，收錄於《閩西客家外遷研究文集》。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
- 陶寰，2007，〈廿八都方言研究〉。《東方語言學》2：218-233。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傅長盛，2009，〈浙江麗水市閩西客家移民考察散記〉。《客家縱橫》4：199-203。
- 彭淑鈴，2013，《上杭古田客家話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游文良，2002，《畬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項夢冰，1997，《連城客家話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_____，2002，〈連城（文亨鄉文保村）方言同音字彙〉。《中國語學研究「開篇」》21:75-90。
- _____，2004，〈連城（莒溪）方言「言」字的讀音〉。《閩西方言調查研究》第1輯 213-218。首爾：新星出版社。
- 雷先根，1995，〈畬語芻議〉。頁 123-127，收錄於《畬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劉鎮發、史彥華，2014，〈上杭古田話韻母的特點與演變〉。論文發表於「第十一屆客方言研討會」，中國：南昌大學主辦，8月21日。
- 謝雲飛，1994，〈松陽方言的音位〉。《國立政治大學學報》68：1-3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 闕樹安，2014，《秀坑村志》。上杭：上杭縣通賢鄉秀坑村村委會。
- 羅滔，2008，《連城客家方言文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Dixon, R. (迪克森) 著、郭必之譯，2014[1997]，《語言的興衰》。臺北：中研院語言所。
- Dixon, R. (迪克森) 著、朱曉農譯，2010[1997]，《語言興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Norman, J.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